

16

V
J550.8
L61

南華真經義纂卷之三

李栻纂褚伯秀義海朱得之通義

內篇

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指道也人各有師而道則範圍萬有故曰大宗師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

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

暮士

疑作事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

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

緣誤

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若然者其心忘

一作志

其容寂其頽頽

音仇音達

淒然似

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

乎其不得已乎濬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整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

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音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而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

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
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
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
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
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
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老狶韋氏得
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
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
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
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强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
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
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
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朱氏曰天人之旨解者不一只是誠者天道思誠
者人道也其曰天人所爲義極廣濶且如牝牡天
所爲而合牝牡則人所爲也知以人而從天下恣
濫顛狂牝牡之道盡矣蓋天機惟生其體而寓其
用人之道以其覺性而用其體惟循天機之本然
悶悶醇醇不起知識以此終身不爲半塗而廢是
人而不失其天也其爲性真完全無失豈不暢茂
敷榮而盛乎故曰至矣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猶

曰至死不變也志苟變雖生猶死此一天字意極含蓄其曰盛指終身不天應上文至字又如牛馬天也耕駕天人合也穿鼻絡首人也亦天也故其所謂天亦人人亦天必能如此知如此用然後為真知然後是知之登假於道其間曰雖然有患一轉蓋言以人知天雖可為盛然又有非一時可合必要於久而後見者人於此時當安而順之而後可見天人之不二也事物未成時有待而未定也吾之良知通貫乎始終以待其當雖天亦人雖人亦天矣逆寡雄成不以成敗論英雄言待物譽士言守已謨士欲為君子落科曰也過不悔當不自得只是過化悔者文之機得者驕之本其曰用兵蓋言不用兵也意在寧失國不忍失人心古公去邠從者如歸是也蓋兵以安民以土地而殘民不忍也所謂天時非賢也者苟於事之得失一委於天時而無敬修可願之功將何以為賢與物有宜物者對已者也物各付物不失其則是曰宜此句即感應二義與人為徒自有不能一者而在我者

未嘗不一蓋不一乃一之所出也一與不一未之萬殊也亦一而已本之所在也自大塊載我以形至一化之所待一段言生死成敗得失皆造化所為其機密移非智力所與能人不當致愛惡於其間蓋詳上文不逆寡三句之故舟山力負正言造物者之神且見老至倏然也自本自根以前言道之體於人者如此不為老以前言道體在宇宙間本如此希韋氏以下證知之盛者及不喜人之形而遊於物所不得遯之意有情活潑潑地也有信確乎不拔也妙萬物而無我何為何形師友授受傳也悟而不化受成障也故曰不可受有觸有覺得也無形無所無可見也若有可見即住法矣仁見謂仁知見謂知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可證此章之旨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曰惡惡可

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
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
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
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
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
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
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
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
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撓寧撓寧也者撓

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瞿
墨之子瞿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
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
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朱氏曰此因上章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之旨
而更闡之也不然云者以為非卜梁倚不告也守
之者靜默以待其思議之息也三七九之期用功
之難易也朝徹者夜寢方醒外感未接虛明瑩淨
之謂也見獨者見性也此性無對故曰獨猶曰上
天下地惟我獨尊也不死不生者天地間虛靈之
性亘萬古而一如者萬物之出入莫非其所為故
以殺生生生歸之撓寧云者將迎成毀交於前而
此中湛寂無所擾猶曰常應常靜如此乃可謂之
成也有聖人之才得聖人為依歸而用功漸次不

苟不易且如此況稟質之下習染之深不奮決裂
之志不求實踐之登鹵莽恍惚以躡其等乘以易
心而欲性天
不失難矣哉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

以生爲脊以死爲尻苦焦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

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

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

於頂勾贅指天陰陽之氣有冷其心閒而無事跣步

反鮮悉田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

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

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

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鵠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

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

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

解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

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

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无怛化倚其戶與之語

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

有

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
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
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
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
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鏐鉞大冶必以爲不
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
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
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朱氏曰凡物始於無終於無其生其死一物之往來耳苟入於不死不生者其所存豈在七尺之軀

四子相視而笑目擊道存也故莫迎於心踴躍
井其貧可見子犁謂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
猶曰又將以汝爲何物又將以汝而同往也
二以字有天命與所生之物同出同入之意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與於
无相與相爲於无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无極相
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
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
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
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
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

意子貢反以先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无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无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胡亂反潰癰夫若然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无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

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褚氏曰相與於無相與淡以成交也相為於無相為靜以成德也登天遊霧則飛行無所拘相忘以生則不知有身世逍遙物外何所終窮哉一笑莫逆則神交心契目繫道存非後世薄俗當面論心背面笑之比也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則桑戶之為人可知二友鼓琴相和以反真為樂則

其旨趣亦不凡矣子貢習乎禮文宜其怪而見問
蓋禮意所在惟遊方外者知之且夫子非不知此
也使子貢往觀而發其所問欲有以誨之耳與造
化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則陰陽之變不得以
二之故以生爲贅疣聽其懸附死爲疣癰終於潰
決惡知先後之所在哉假四大而爲身混內外而
兼忘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此其所以爲大宗師之
道也子貢復問夫子何方之依夫子謂子以仁義
禮樂化人乃桎梏於造物者與汝共之言舉不逃
乎此也魚藉水而活人籍道而生安乎水者穿池
以養給安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此喻遊方內者亦
安於方內而已至於相忘江湖道術之間喻遊方
之外非世禮所能拘故處死生之變從容而不怛
也子貢聞方外之風離世絕俗遂問畸人答以畸
於人者侔於天言其違俗必合道也由是知天之
小人乃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即天之小人也兩句
只是一句明畸侔之
不同天人之各異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慙
居喪不衰无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
得其名者乎回一恠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
於知矣惟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
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
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
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且
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
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

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朱氏曰知者良知也進於知猶曰造於無知下文曰不知所以生死是也就先就後趨避也簡之不得謂其欲率真忘情而不能自由只得隨俗居喪哭泣也已有有所簡謂無涕不感不哀也不知所以生二句言視死生如一況世俗禮文毀譽之趨避哉有駭形無損心言其形雖有老少之變而不失其赤子之心蓋以其安居於平坦清明之氣不遂於情之所觸而死定於一處也特覺人哭三句言其自省之餘隨人禮文是其以爲吾且如此然亦不知吾今自謂吾者何自而有此謂也此其忘形之極而湛一之體煥如也其視襲習於世尚者豈非夢而不覺者哉魚鳥之夢設言以見木鷲之類

造適不及笑以下四句言有意則滅天機也排猶併也有意造作適情之事自不能笑若獻笑於人則不及俳優之專矣俳優棄其廉恥者安於俳優則與自然無跡之化相背而馳故曰安排而去化既安於背化則漸習漸熟入於煩縈至於寂寥其天之本一者矣寥猶冷落即去化之極也此言反應孟孫才之居喪不鑒其性不失其天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軼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與乎眉目顏色之

好瞽者无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无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剝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子兮反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諸氏曰許由一於無爲兼忘天下者也堯不免於有爲兼濟天下者也兼忘則已逸而天下安兼濟則已勞而天下逸聖人一出處一處而有方內方外之分各安其所安也躬服仁義明言是非方內之

學也遙蕩恣睢轉徙之途方外之遊也意而爲內禮教黥涅殘剝之餘而聞言心悟願舍方內而遊方外志亦可嘉然由未之許而遂引三子天稟殊絕猶聞道而化則吾之此來也亦在陶鎔錘鍊之聞耳夫學道者所以求復其初保其全而勿傷也既黥既剝而望造物之息補不亦難乎信能明夫物之自造則所謂黥剝者亦在乎自息自補造物何與焉意而謂黥黥可息而剝可補吾誠復爲全人乘此成全之機以隨先王之後而進乎道未晚也人患過不知改迷不思復意而悟昨非今是亦可謂善復者矣大人之所師者道吾師乎指道而言也下四句發明大宗師之道超仁義而貫古今蓋出於無爲之爲不化之化豈世間技巧所能及哉遊謂徜徉自得於其間無適而非適遙也故經中不一言之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

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
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
无好也化則无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宋氏曰莊子嘗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而後
義而後禮此舉聖功以忘為極而乃先仁義次禮
樂者正指世俗假仁襲義之弊而言忘仁義不落
雕虞也忘禮樂自脫桎梏也坐忘者不持忘形骸
并其知亦忘之矣猶曰吾喪我仁則吾不知也離
形去知總上二句而廣之也大通者猶太虛之無
礙心人之情惟有好斯有惡無好者無情也與萬
物同情而無所向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如此

則郭然之體無時或移感應變幻如行雲流水
曰化則無常釋氏所謂應生無所住心是也請從
而後正尼父忘已好學之實於此可見孔顏之所
謂忘亦可以見莊子篤信孔顏處而他享掃跡之
旨益昭然矣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
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今日父耶
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音促舉其詩焉子輿
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
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載天
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

者命也夫

褚氏曰古之所謂友者道義相資成德就業急難相濟生死不渝者也觀子與之於子桑無愧於友道矣淋雨而憂其病知子桑之貧也裹飯而往食之知子桑之饑也入門聞歌而驚問恐子桑困窮而怨尤夫其操守也子桑謂父母豈欲我貧天地豈私貧我可謂達人高論非因窮所能厄也第以爲至此極猶未能忘情於其間既而歸諸命則能以理勝而處之有道此子與所以忘言也南華用以結大宗師之旨即西銘所謂貧賤憂戚玉汝於成蓋非磨礪之久涵養之極不足以大任故也學道君子宜深體之

總論

褚氏曰民物之衆主之者君學徒之衆訓之者師天生聖賢作之君師所以建隆治體恢拓化源使人知道德之可尊性命所當究君臣父子無失其倫天下國家同歸於治者也然而正心誠意之本

傳道授業之微非師無以任之其爲道也至矣宗師則爲學者所主而尊之之稱冠之以大猶云衆父父也首論知天知人明義命以立其本以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則以人合天知出於不知是知之盛也故繼以真人真知寢不夢而覺無憂出不忻而入不距虛而不華悅乎忘言誠若無爲也知刑禮知德治世之具密有以體翼之而致極乎內聖外王之道者也夫人之愛其父忠其君而身猶死之況其卓然至真者乎真之可貴有尊於君父之命而世俗罔知徒從事乎响濡濕沫不若相忘江湖之爲愈也大塊載形佚老息死此造物之善吾形也而人多貪生畏死故設藏舟藏山之喻以破其惑凡有形有生理不容遽雖壑澤深固猶不免乎變遷有以見造物者無形而有力也以有限之軀藏於無窮之宇宙惡保其不遽哉惟能藏天下於天下斯無遜矣是乃聖人所游一化所待生天生地萬化而未始有極者何特遇人之形而竊喜之乎長上古而不爲老登雲天而處玄宮

皆真人之妙用大宗師體之以爲本民物學徒倚之以爲命者也女偶之無古無今則死生不得係之矣祀來之莫逆相友則物我不得間之矣故左雞右彈神馬尻輪聽造物之化隨遇而安之古之所以懸解也魯何蟲臂鼠肝之足較而妄啓躍冶之疑耶子反琴張絃歌而弔桑戶以涉世爲勞更真爲幸此遊方之外異乎世俗者方且與造物爲人則壽夭窮通不足盡其變天地寒暑不得拘其體矣孟孫氏有駭形而無損心猶夢爲魚鳥而戾天沒淵安於一時之變化豈以形間而異情哉昔者南華夢爲胡蝶亦猶是也而今之所言爲覺爲夢惟超乎覺夢者知之顏子墮體黜聰坐忘造極傳心理窟繼統聖門原夫出蓋之青實爲師者善化之力也至於子桑鼓琴若歌若哭求其爲之者不得卒歸之於命有大宗師之道而不得行於時故是篇終於子桑之安命真人以得道則超乎命世累不得係之大宗師主乎弘道覺民然而命有窮達或行或止此係乎持而道無損益焉所謂真

應帝王第七

言帝王之道應合如此也

知則究極天人暢達性命而無疑者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以處已而言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則以宰物而言處已之命子桑子也宰物之命其惟大宗師乎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褚氏曰齧缺問王倪即齊物篇中四問是也此篇復舉以標其旨明真知無知是以能無不知而帝

王之道尤宜忘知以任物使聰者爲之聰明者爲之視知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捍吾則端拱而致無爲之治豈不偉與故齧缺因王倪之不對喜而告蒲衣蒲衣謂乃今知有虞不及泰氏蓋以仁爲善不能不虞而出之未始出於非人德合乎人而以泰氏覺卧自得知德知情俱真未始入于非人則道合乎天何有出入道合乎天而人歸之此應帝王之第一義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

乎神丘之之下以避重鑿之患而曾二蟲之无知

諸氏曰日中始務明而好爲首者也故告肩吾君人之道如此以已出經式義度則正人以法而不安其性命之情人孰敢不聽而化諸則必人之已從非心悅誠服也故接輿指爲欺德謂非實德不特欺人抑自欺耳以是而治天下憑虛莫濟必不勝任也夫聖人之治豈務外乎言經式義度皆治外之具正而後行確乎能事謂道德性命之理吾身之內務本立於內則施之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也且禽鼠猶知高飛深穴以避害況欲君人而欺德以召患乎曾二蟲之不若已故古之應帝王者无欲无爲天下自化若任知能以爲之則君勞於上民亂於下何望乎治哉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諸解多從人爲句林趙從度爲句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以已出經式義度民孰敢不聽而化諸續考吳門官本作以已制經制字獨異博參衆說林趙斷句爲優今從之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无名人而問焉曰
請問爲天下无名人曰去女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
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
六極之外而遊无何有之鄉以處壑垺_{浪音}之野汝已
何帛_音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无名人曰汝
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
治矣

褚氏曰天根喻自然之道本當隱晦涵畜任物自
化而今趨於盛明之方自顯以求有爲故問爲天
下无名人所以鄙之何謂所問之不悅我心也
乃陳無爲放曠之樂就以點化之與造物者爲人

言與化俱運任而不助也莽眇猶杳冥鳥喻飛行
無迹曠浪虛豁貌言我逍遙自適在此汝何法以
治天下感動予心哉天根復問無名人告以遊心
於淡無嗜欲也合氣於漠無所慕也順物自然而
無容私有心於爲天下則有私而失其自然名曰
治之而亂之所由生也蓋治天下之道無他善復
其自然之本則本修而天下治矣天
根不知反求諸已而懷寶自迷哀哉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䟽明學
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
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
便執爨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
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

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无有者也

褚氏曰嚮疾諸解不同音義載梁簡文以嚮同響猶庖丁章素然嚮然讀同響之義然考本章大意呂林碧虛如字釋之為優今擬解云嚮疾為應物之速強梁則非守柔者也物徹謂樂通物疏則非葆光者也學道貴於無為而乃以不倦為功猶以技相易相係不免於勞形怵心言所求者非道也且也至可比明王乎乃老聃反問之辭謂若以前論嚮疾強梁等可比明王則虎豹因文彩以致獵猿因便捷狗因執狸而致繩藉亦足以比明王乎子居始悟楚然問明王之治乃告以忘功善貸逃名遁形始可以論明王之治夫執策說之不通齋有離來二音至大之牛豈狗能執音義載李氏本作狸為當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噫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莊烏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

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
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
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
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
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无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朕
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潘悞下同為淵止水之審
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
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
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
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類作草是靡因以為波流故
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
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
其形立紛通墳而封哉一以是終

褚氏曰季咸以心感人而知其心者也道與世亢
則不能無心有心則有迹使人得而相也始見壺
子而哀其弗活蓋至人心若死灰季咸無所施其
感耳不震者地之體不正者坤之化萌所以示之

文可見者也杜則捷閉莫窺機則微有可觀此至人替德內蘊之貌有非術者所能測識也再見壺子喜其有生謂見杜權矣權又機之顯者始以杜而今微顯所以知其有生也天壤謂自然天地生物之本也名實不入心不動也惟能至靜故其機發於下極吾身生意之所自養而為浩然之氣廣而為及物之仁是謂繼性發見生生而不窮者也又見壺子而疑其動靜不齊無得而相則至人之妙用有出於術數之表者矣太冲者虛之至故莫能窺其朕兆也衡以平而善應氣以虛而善生皆無心於物故不待感而自應然謂之機者亦以示之者言也三淵喻前三機之有深意九淵僅示其三而季咸之技已窮至人非有心以屈人也持示之以未始出吾宗蓋不示之示無宗之宗亦虛而已何出入之有然則壺子所示者愈近而季咸所相者愈遠宜其自失而走也季咸既滅既失壺子亦無有也然則列子將奚為哉因悟向所學者皆其上直而今始識其真紛而封哉一以是終實

而通蓋之謂也此章實應帝王之妙旨託之季咸之相所以神壺子之道使後之心醉技術者亦將少醒焉既其文一本作無其文莫勝是朕無疑三淵審字列子並作潘音盤水盤洞也本經音義云司馬本作潘聚也義或近之弟靡舊註同顏未詳所據今依列文章靡為即草上之風必偃庶協下文波流之義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褚氏曰趙虛齋以此段為連南海之帝為一章其註意略而不論按此段乃承先季咸立說用以總結其意觀文義可知名尸謀府事任知主言季咸恃智謀以察物而任事要名也體盡無窮以下言

壺子之道不可測識至人則指壺子明矣非有心於勝物而不能不勝使季咸自失而走是也惟其不爭所以善勝物又惡能傷之哉蓋明任道則其味無窮任技則其能有限也

南海之帝為儵音淑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

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朱氏曰此言聰明之喪天德也渾沌儵忽陰陽太極之旨也故曰南北中盡有形之外故曰海倏忽者時速如電而不少留意象恍惚而不可指之名此節寓言最顯善學者即大化以考一身即一心以準大化庶不孤寓言立教之血誠哉林云赤子之初未有知識渾沌也情欲既開是竅鑿也不

赤子之心混沌不鑿也

總論

諸氏曰古之應帝王者無為而萬物化無欲而天下足淵靜而百姓定此堯舜已試之效三代法之以垂統立極豈若後之治國汲汲於謀術者哉故南華以齧缺問王倪為是篇之首有虞論多慮奉氏喻無為無為足以配天此帝王所應歷數所歸而億兆之所寄託者也若夫以已出經式義度欲以化天下之民無異矰弋熏掘而致鳥鼠是速其高飛深穴之逃蓋有為則有心有心則智謀所由出姦詐所由生雖父子之天性有所不能固其於君臣之際求如標枝野鹿之相忘何可得乎是以天根問為天下答以忘功善貸使物自喜皆所以應帝明王之治答以忘功善貸使物自喜皆所以應帝王之道以無為為之凡有天下國家盍求諸此鄭有神巫期人生死喻智謀之士審觀時政足以料國之興衰先事知幾燭微無隱可謂當代著龜然而一見壺子哀其將死再見幸其有瘳三見疑其

不齊無得而相則觀形察色之投於是乎有限矣
明日又見自失而走何壺子之多變而季咸之不
神耶此言料國者智謀術數不越乎人爲所以用
之有窮而無爲之主憲天體道垂拱一堂精神四
達與化無極巍巍蕩蕩民無能名則豈智謀可度
術數可窺哉結以南北二帝遇於中央言道散爲
物離無入有儵忽即有無同異微妙之所分今會
而一之非不善也有一則有散所以啓儵忽之鑒
惟其善待之必有善鑒者不若彼此相忘無心交
化也萬斛之舟不容漏針何惟乎七日而死渾沌
哉
褚氏槩論竊惟南華一經肆言渾浩湍激籟號作
新出奇跌宕乎諸子之表若不可以繼墨求而內
篇之奧窮神極妙道貫天人隱然法度森嚴與易
老相上下其雖學未得其要鮮不怵眩日華之五
色者矣考其命意立辭且有文理始於逍遙遊終
以應帝王者學道之要在反求諸已無適非樂然
後外觀萬物心無不齊物齊而已可忘已忘而養

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朱氏曰此段又原不知無爲之化而侮知自滿者
之爲害也玩其詞氣義理或東漢已後擬莊者意
以莊文辭事法而薄仁義若爲之補過耳文辭千
易與時文不遠惟挈汝適復之撓撓一句欠明暢
舊疑有缺文姑與就文強解大人者處乎無響端
拱穆清也形乎無方無在而無乎不在也其教足
以配天下由其神挈形軀往來於世俗之中而實
造於天地之先也挈指神就天地公共者言汝指
形就一人之自有者言適往也復來也之猶於也
撓撓世俗之擾擾者此句猶佛氏言終日背負死
屍走來走去也稱頌評論其形軀雖同於衆人而
大人則無已也況外物乎自若形之於影至與日
無始皆言大人無已之義天人主臣之道只是有
爲無爲亦在一念之問非言職位也謂相遠者見
於勞逸也誠以無爲爲心雖有爲即無爲矣況君
用臣臣成君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何遠之有縱扭

於勢分亦止勞心勞力之異勞心似逸而非逸勞力非逸而得逸蓋君無更代臣有分司心無止息事有始終例以大宗師首篇之旨余故謂其擬莊也

總論

褚氏曰是篇大意謂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故以存民省衆為德未嘗有心乎治之也是以天下之民性不濡而德不遷為民上者喜怒平而賞罰中蓋因天下之自治而無為治之勞故民之要而專以賞罰為事上有儒墨曾史之是非下有桀楊桎梏之拘制然後為政者不勝其勞而民亦無所措手足矣猶且以仁義聖知為足以得天下之情尊之惜之家傳國效而弗悟其為撓民之具此南華所以願絕棄之也信如所言則天下之所寄託淵雷之所發見者有在於是國政不至於搶攘人心不至於蠹壞從容無為而任萬物之吹噓鼓舞又何暇治天下哉次設崔瞿之問以發

生之主得矣養生所以善己應世所以善物皆在德以充之德充則萬物符契宗之為師標立道原範模天下為聖賢續命脈為萬世開迷雲大宗師之本立矣措諸治道也何難內則為聖為神外則應帝應王斯道之所以歛之一身而不為有餘散之天下不為不足也帝王之功雖曰聖人餘事然躋世真淳措民清靜應化極致莫大於斯故以終內篇之旨儵忽生而混沌死喻外王之功成而內聖之道虧也夫今之人鑒竅而死渾沌者多矣將何術以起之曰塞兌閉門用之不勤是為真修渾沌之術與○再詳七篇命題各有主其間或舉例稠繁渾渾渾渾莫辨竊窺的指以古人德合者配逐條之下云道遙遊之極義當歸之許由宋榮以解天下物欲之桎梏而各全自己之天也齊物論之極義當歸之許由王倪以祛彼我是非之感得其同然而合乎大通也養生之極義當歸之老聃彭祖以紓養形骸之謬知生道所當先也人聞世之極義當歸之蘧駘接輿明出處去就之得宜

母櫻物逆鱗以貽患也德充符之極義當歸之王
駘申徒嘉言內充者不假乎外德威者物不能離
也大宗師之極義當歸之孔子顏回有聖德而不
居其位弘斯道以覺斯民也應帝王之極義推
禹足以當之謳歌獄訟之所歸應天順人而非
已此南華公慕往古聖賢筆而爲經標準萬世
夫真人之所造詣即內篇而不泥離內篇而
所以外混光塵內存慧照出凡入聖闔闢化機
不可以形教拘也善學者
盡知所從事焉斯可也

南華真經義纂卷之二終